

砂女

〔日〕安部公房 著

于荣胜 译

砂 の 女

海外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日〕安部公房 著

于荣胜 译

砂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砂女/(日)安部公房著;于荣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983-5

I. ①砂… II. ①安…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410 号

SUNA NO ONNA

Copyright © 2003 Kobo Ab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Kobo Abe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责任编辑 陈 旻 杜玉花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983-5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1/ 第一章

54/ 第二章

158/ 第三章

第一章

1

八月的一天，一个男人失踪了，下落不明。这个男人是利用假期到海边去的，到海边坐火车要花半天时间，此一去便音讯全无。请求寻找失踪者的申请报告、刊登在报纸上的寻人启事，都如同废纸一般毫无用处。

其实，失踪个把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据统计，每年上报失踪人员的报告就会有好几百份，而失踪者最终被找到的几率却出奇地少。如果是杀人案件或者事故，都会留下明显证据；即使遭到绑架，相关人士也会获知绑架动机。但是，那些不属于此类原因的失踪，其相关线索就很难掌握。我们姑且把这种失踪称作“纯粹的逃亡”，多数的失踪似乎都属于这种纯粹逃亡。

在没有任何线索这一点上，这位失踪的“他”也不例外。他的去向还是大体知晓的，不过，他去的那一带却没有任何发现疑似死尸的报告送上去。而且，按照“他”的工作性质，也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秘密使他可能遭到绑架。据说，他平时也没有什么言行暗示自己准备逃亡。

很自然，一开始，所有的人都推测他失踪的原因很可能又是那种男女秘密关系。不过，等到男人的妻子告知人们“他”此次旅行的目的是采集昆虫时，无论是负责调查的官员，还是他的工作同事，都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确，利用杀虫瓶、捕虫网做掩饰踏上恋爱逃亡之旅，也未免太可笑了一点。此外，车站的人也证实，确实看到一个登山者模样的人在S站下了车，这个人身上交叉挎着绘画箱式的木箱和水壶，身边没有同行的人，孤单单一个。世人的那个推测也就站不住脚了。

也出现过“厌世自杀”的说法。这种说法出自他的一位热衷于精神分析的同事。在这位同事看来，一个人都成年了，居然还会热衷于采集昆虫这种毫无用处的事情，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精神具有缺陷。即使是孩子，如果对采集昆虫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癖好，那么这种孩子多半有恋母情结。他们之所以要在绝无逃离可能的虫子尸骸上不住地扎上大头针，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求代偿。至于那种成年之后仍然热衷于此的人，那毫无疑问大都是病状极度加深之故。采集昆虫的人，往往都是占有欲极为强烈者，或是极端排他者，或是具有盗窃习性者，或是热衷男色者，这也绝非偶然。而且，这与厌世自杀只有一步之遥。据说，目前喜爱采集昆虫的人群中，甚至还有一些人喜爱的不是采集本身，而是迷恋杀虫瓶里的氰化钾，以致最终无法自拔……如此说来，他从来没对我们说过他有这个爱好，这本身不就是证据吗？！足以证明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这种爱好阴暗无比。

不过，这一推理虽然得之不易，切中要害，但因事实上没有发现

死尸而不足为凭。

就这样，七年过去了，仍旧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依照《民法》第三十条，最终接受了其死亡的认定。

2

八月的一天下午，一个头戴灰色短檐帽的男人在 S 站下了车。他双肩交叉挎着大木箱和水壶，裤腿塞进袜子里面，一副要去登山的模样。

但是，这一带并没有可以供人特意来攀登的山。在检票口为他检票的车站工作人员也颇为不解地目送他离去。男人没有迟疑，出站后就登上车站前的公交车，坐在最里面的位子上。那车驶去的方向与山完全相反。

男人一直坐到了终点，一下汽车，就是一片高高低低起伏不平的地段。低处是被分割得相当窄小的块块水田，水田之间点缀着一片片凸起的柿子林地，宛如水中的小岛一般。男人穿过村子，向白茫茫的海边径直走去，一路上绿色渐减。

不久，不见了人家，出现了稀疏的松林，地面不知不觉变成细细的沙地，沙子细得能吸在脚掌上。在沙地的凹陷处，影影绰绰显现出

干枯的草丛。还有一张榻榻米大小的一块贫瘠茄子地，就像被错放在了这里似的。但是，就是看不到一点人影。无疑，再往前走，就要到达他要去的海边了。

男人第一次停下了脚步，一边环顾四周，一边用上衣袖子擦了擦身上的汗。他缓缓地打开木箱，从上盖中取出捆绑在一起的几根小棍，将其组装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捕虫网。他又起步走了起来，并时不时地用捕虫网的柄尖敲打草丛，沙子上弥散着潮水的香味。

走了许久也不见大海。也许是因为地面的起伏造成视野的狭窄，同样的景色无穷无尽地伸延。过了一会儿，视野突然开阔起来，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穷村落，中间是高高的防火瞭望台，四周是密密麻麻的用小石子压住的木板屋顶。当然，其中也有几家屋顶是黑色的瓦，或者是红色的铁皮。铁皮屋顶的建筑物位于村落中唯一的十字路口的一角，看起来像是渔业合作社的集会地。

在村落的前方或许既有作为目的地的大海，也有沙丘。没想到这个村落格外开阔。除了极少量地方露出泥土地外，大部分地方都是干燥的白色沙地。尽管如此，也有田地种植着花生，还有薯类；在潮水的气味之中，可以嗅到家畜的味道。用沙子和黏土建造的道路像抹上灰浆一般坚硬，路旁，破碎的贝壳堆成了白色的山。

当男人从这条道路走过的时候，在渔业合作社前面的空地上玩耍的孩子，坐在歪斜的檐廊上补渔网的老人，聚集在唯一一家杂货店门前的头发已见稀疏的女人们，一瞬间都停下手闭上嘴，向他投来审视、疑惑的视线。但是，男人却根本不在意，他所关心的只有沙子和

虫子。

令人感到意外的不仅仅是村落的开阔，道路渐渐地向上伸延，这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既然是面对大海，按理说当然应该是下坡路。难道是看错了地图吗？他向正好路过的年轻姑娘打了声招呼，姑娘慌忙转移了视线，装作根本没有听到似的从他身边走开。没办法，先接着往前走吧。反正，这沙子的颜色、这渔网、这贝壳山，这一切，都确实说明海就在近旁。事实上，这里还看不到预示危险的任何东西。

道路持续向上，愈发陡峻起来，愈发变成真正的沙子。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建有房子的部分一点也没有变高。变高的只有道路，而村落本身却一直都十分平坦。不，不光道路，建筑物之间的交界处也同道路一样在变高。换个角度看，也就是村落整体都呈上坡状，而只有建筑物的部分却似乎仍然被保留在原有的平面上。这种印象，越是往前走就愈发强烈。走了不久，所有的房子看起来就好似建在沙坡上掘出的凹陷之中。再往前走，沙坡变得比屋顶还要高。林立房子逐渐深深地坠入沙子的凹陷之中。

坡突然变得陡了起来。即使少估计些，这一带到屋顶也足有二十米。这里的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感到不可思议，便沿着一个洞穴的边缘转了转，试图看到深深的洞穴底部。突然，一阵狂风噎得他喘不上气。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浑浊的大海翻滚着，舔舐着眼下的岸边。原来，他已经站在了目的地的沙丘顶端。

季风猛烈地吹打面对大海的一边，在这一边，依照沙丘的走势，形成突起的陡坡，上面生长着树叶稀疏的禾本科植物，它们竭力选择稍稍平缓的地方，一片又一片长得细细长长。回头看去，村落一侧越

是接近沙丘顶部，被挖掘出的洞穴也就越深，这些大洞穴层层叠叠面对着村落的中心，就好似开始破败的蜂巢一般。原来，村落是重叠在沙丘之上的。总而言之，这里的景色令人烦躁，让人不安。

但是，反正已经到了自己要去的沙丘，这就够了。男人含了一口水壶里的水，然后张开嘴满满地吸了一嘴风，貌似透明的风在嘴里沙沙作响。

.....

采集沙地里生长的昆虫正是男人的目的。

当然，沙地里的昆虫形体小，而且不显眼。不过，一个真正的采集迷，是不会对蝴蝶、蜻蜓一类的看上眼的。他们这些热衷采集的人所谋求的既不是把自己的标本箱装饰得漂亮无比，也不是分类学方面的兴趣的满足，更不是寻找汉方药的原料。采集昆虫有着更为朴素、更为直接的喜悦，这就是对于新种类地发现。只要能够找到新的种类，自己的名字就会和长长的拉丁语学名一起，用斜体记录在昆虫大图鉴上，而且还有可能被半永久地保存下去。即使是借助虫子的形态，只要能够被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那么努力就是有价值的。

这种机会，不管怎么说，大都存在于那些变种多、不起眼的小昆虫之中。因此，他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关注着人们厌恶的双翅目，而且是与苍蝇同类的昆虫。确确实实，苍蝇的种属极为丰富，令人惊叹。不过，人们的思维大致都是相同的，在日本，就连“八匹目”这种珍贵品种都几乎被搜罗光了。看起来，这也许是由于苍蝇的生存环境与人的生存环境过于接近之故。

如果一开始就注意到环境的问题,并且由此入手就好了。所谓变种多,换个说法,不就是适应性强吗?! 对于这个发现,他欣喜若狂。我的这一发现,绝对不可小觑。所谓适应性强,也就是说,即使在其他昆虫无法生存的恶劣环境之中,它也能安然无事。譬如说,在其他生物灭绝的沙漠……

由此,他开始关心起沙漠来,而且不久就产生了效果。一天,在他家附近的河滩上,他发现了一只与鞘翅目的庭园虎甲(*Cicindela japona*, Motschulsky)相似的浅粉红色的小虫。当然,众所周知,这种蝇子无论颜色还是花纹都富于变化。不过,至于前脚的形状,则另当别论了。鞘翅目的前脚是区分其类别的主要标志,前脚的形状不同,就意味着其种类的不同。这天他所看到的蝇子的前脚第二节就有着极为明显的特征。

一般来讲,虎甲属的前脚往往都是黑色且纤细的,显得十分敏捷。可是这只的前脚就很不一样,黄乎乎的,十分敦实,就好像外面套上了厚厚的鞘。当然,这也许只是上面布满了花粉的缘故。如此说来,完全可以推测它还应该有一种能够使花粉附着的装置,譬如说像毛一样的东西。如果不是他看差了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但是,遗憾的是,他没能抓住这只虫子。一来是因为他有些过于兴奋,二来是虎甲的飞行方式颇为诡异:它飞起来逃走,却又猛然扭转身子等着,就好像主动叫你过去抓它似的;你信心满满走近它时,它又飞走逃去,一会儿却又转身等待你的到来;总要把人耍弄个够,最后再消失于草丛之中。

就这样，他完全成为这只有着黄色前脚的庭园虎甲的俘虏了。

看来，他对沙地的估计并没有错误。事实上，虎甲属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沙漠昆虫。有一种说法，说它那奇妙的飞行方式其实就是将它试图捕获的小动物从窝里引出来的一个圈套。譬如说，老鼠、蜥蜴之类就会被它吸引到沙漠深处，迷失方向，最终因饥饿、疲劳而死去，等到此时，它便可以蚕食它们的尸骸。虽说它的日本名字“信使”十分优雅，看上去也是一副俊男模样，然而它的下颚尖如剑，且性情凶狠，甚至会同类相残。这种说法之真伪姑且不论，至少他现在已完全为庭园虎甲的诡秘行踪所吸引，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如此一来，他就不能不更加关注促使这种庭园虎甲生存的条件——“沙子”。他开始查阅各种与沙子有关的文献。经过查阅，发现沙子这种东西竟然十分有趣。譬如，百科辞典上，沙的条目就是这样注释的：

沙：岩石的碎片之集合体。有时含有磁铁矿、锡石，偶含沙金等。直径为 $2-1/16$ mm。

定义清楚明了。总而言之，所谓沙，就是碎裂的岩石中小石子和黏土的中间物。但是，仅仅以中间物而概之，还很难说就是完美的解释。石、沙、黏土这三种物质复杂地混合在一起，构成了土，但只有沙子能够被从土里筛选出来，成为独立的沙漠、沙地，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如果仅仅是单纯的中间物，照理说，在风化的作用下，也应该在岩壁与黏土地带之间形成彼此续接的无数个中间形态。然而现实中却只

存在石、沙、黏土这三种泾渭分明的形态。更为奇妙的是，只要是沙子，不论是江之岛海岸的沙子，还是戈壁沙漠的沙子，它们的颗粒大小几乎没有变化，直径都在 $1/8\text{ mm}$ 上下，其分布几乎都勾画出与高斯误差曲线相近的弧线。

按照一本注释书的解释，这是将风化作用所分解的土，极单纯地按照从轻到重的顺序向远处吹拂的结果。但是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直径 $1/8\text{ mm}$ 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对此，另外的地质学书籍则作出了以下解释：

无论是水，还是空气，所有的流都会引起乱流，这种乱流的最小波长与沙漠里的沙的直径基本相等。由于这种特性，唯有沙才能被从土中挑选出来，被吸收到与流成直角的方向。假如土的结合力弱，当吹不动石子甚至连黏土都无法吹动的微风吹来时，沙子就会被吸入空中，然后一边降落，一边朝下风向移动。看来，沙的特性完全属于流体力学的问题。

所以，如果在上述定义上再补充一点的话，就该是——

……另外，它是岩石碎裂物中最容易随流体移动的大粒子。

既然在地面上有风和流存在，那么沙地的形成也许就在所难免了。只要有风吹，有河流，有海浪，那么沙就会接连不断地从土壤中产生，就会像活物一样，不分地点地四处蔓延。沙绝不会休息，它会静静地、实实在在地侵蚀地表，使其最终毁灭……

这种流动的沙的形象，给他带来难以言喻的冲击和兴奋。沙的

不毛,绝非平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干燥造成的,更主要的似乎是它的不断流动造成其拒绝接受一切生物的特性使然。与一年到头强迫你抓紧了别放松这一现实的烦闷相比,这该是多么大的不同啊!

确实,沙不适合生存。但是,固定不变对于生存是否就是必不可缺的呢?正因为人们执著于固定不变,所以才会出现那种令人厌恶的竞争,不是吗?假如我们放弃固定不变,委身于沙的流动,那么理应能够消灭竞争。事实上,沙漠里开放着花朵,生活着虫子、野兽,这些生物都是利用了自身极强的适应能力,逃到竞争圈外的。譬如他的虎甲属……

在心里描绘着流动的沙的形象,他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也开始流动起来。

3

高耸的沙丘呈半月形,像城墙一般围绕着村落,男人沿着沙丘的脊线,身子微微前倾地迈步前行。对于远处的景色他毫不在意,一个昆虫采集者需要的就是把全副精神集中在自己脚下半径三米的范围里。而且,还要尽可能不要背冲太阳,这大概也是他们必须牢记的一点。如果背冲太阳,自己的影子就会惊吓到昆虫。所以热衷采集的

人，他们的额头和鼻头往往都晒得发黑。

男人以同样的步调缓慢地向前行走。每走一步，沙子就会被搅翻上来，从鞋子上流下去。沙丘上到处是扎根很浅的杂草，只要有些湿气，它们就能在一天之内发出芽来；除此之外，见不到一点点生物的影子。偶尔也有飞来的小生物，譬如嗅到人的汗味而来的玳瑁蝇之类。但正因为是这样的地方，所以才能够有所期待。特别是，虎甲属厌恶群居，据说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只有一只占地为王。看来，只有耐下心四处找寻了。

他突然站住：草的根部有个东西在动。原来是蜘蛛。蜘蛛与己无关。他坐下身来，打算歇一会儿。海上不停地刮来风，破碎的白浪吞噬着视线下端远处的沙丘底部。西面，沙丘的尽头，面朝海面突出着一座略高的山岗，岩壁裸露。太阳在山岗上空洒落下刺眼的光，好像将磨好的针尖绑束在一起似的。

火柴很难划着，划了十根，十根全没点着。沙波以表的秒针的速度移动着，扔掉的火柴棍成了沙波的轴。他把目光定在其中一个沙波上，等到那个沙波正好涌到鞋后跟的时候，站起身来。裤子的皱褶处淌下流沙，吐了口唾沫，口中沙沙作响。

虽说如此，但昆虫的数量是不是过于少了？也许是沙子的移动过于激烈所造成的。不，现在就死心绝望恐怕还太早，理论担保了可能性呢。

沙丘的脊线变得平缓，在与海相反的一侧有一块突出的部分。他感觉那里很有可能会捕捉到猎物，于是便沿着缓缓的坡面走了下去。一眼望去，漏板状防沙墙模样的遗迹星星点点地露出上端，在那

里有一处更为低陷的平地。从好似机器雕刻出的规规矩矩的风纹中横穿过去，视野突然断开，原来他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往下看，竟是深深的洞穴。

那洞穴宽二十多米，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对面看去坡度比较徐缓，而他站的这边却感觉几近垂直。洞穴就像厚重陶器的上边缘一般现出柔和的曲线，翻开在他的脚下。他战战兢兢地单脚踏在洞穴的边际往里瞧，沙穴里外对比鲜明，外面虽然还是明亮无比，但沙穴里却已经现出暮色逼近的光景。

在昏暗的底部静悄悄地沉着一间小小的房屋，房屋的一端就像被斜插在沙壁之上，让他觉得就像一只牡蛎似的。

横竖抗拒不了沙的法则……

他举起照相机，与此同时，脚下的沙子哗哗地流泻下去。他一惊，连忙抽回脚，但沙流却丝毫不见停息的样子。多么微妙而危险的均衡啊。他气喘吁吁，把沾有沙子的手掌在裤子侧边擦了又擦。

耳边响起咳嗽声，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一个村里渔夫模样的老人紧挨着他站在那里，都要肩擦肩了。老人看看照相机，又看看洞穴低处，向他笑笑，那张好似刚开始鞣的兔子皮的脸上布满了皱褶，充血的眼角上沾着厚厚的眼屎。

“是来调查的？”

老人的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散，就像便携式收音机一样，没有厚度。但是轻重音还是十分明晰，并没有到听不清楚的程度。

“什么调查？”男人有些狼狈，用手掌遮盖住镜头，拿起捕虫网换了个角度，以方便老人看到，“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我是来采

集昆虫的。我的专业就是这种沙地的虫子。”

“你说什么？”

看来，对方没有听懂他说的话。

“采、集、昆、虫！”他又大声重复了一遍，“是虫子。虫子！……就这样，捉虫子！”

“虫子……？”

老人面露疑色，垂下眼睛，吐了口唾沫。也许更准确地说，他是任凭唾沫从嘴里流淌出来。狂风一吹，唾沫从嘴角拉着一条线丝飞去。他为什么这样在意呢？

“这一带在进行什么调查吗？”

“不，不，不是调查也没关系……”

“不是那样的。”

老人似乎点了点头，又像没有点头，直接转过身子背对着他，慢慢吞吞地沿着脊线往回走了，那走路的姿态就像在用草鞋尖踢打地面似的。

相隔五十米左右的对面，有三个穿着同样服装的男人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似乎在等待老人，也不知他们是何时出现的。其中一个人在膝盖上不停地转动着什么，看上去像是望远镜。不一会儿，加上老人，四个人开始商量起什么事情来。他们的手像是在相互抓挠着脚底下的沙子，看上去争论得十分激烈。

男人不想理睬他们，正准备继续寻找虎甲的时候，老人又慌慌张张地走了过来。

“这么说，你真的不是县政府的人吗？”